

台北彌陀寺

釋堅如

淨良長老法脈源流研究（上）

一、緒論

恆清法師將光復後的台灣佛教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即從民國37年到民國49年是屬於第一時期；民國50年到民國69年是屬第二時期；民國70年到現今是第三時期。¹而淨良長老正是屬於第一時期來台開荒闢土的法師之一。台灣佛教至今蓬勃發展，長老們在台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縱觀長老駐台72年，多投身教界大眾事務，對於個人的生平、法脈淵源，認為微不足道，因為長老的謙虛，不想展露各人色彩而未能及時留下歷史的腳步。然而若從台灣佛教史的研究角度來看，光復後第一批來台的台灣僧尼史是很重要的研究課題，透過對僧尼史的研究，可以瞭解當初台灣僧眾之修行生活及當時台灣佛教的原貌，乃至瞭解台灣佛教的發展及轉型過程，以史鑒今，亦可做為現代行者修行的指標。

尚幸，筆者出家三十餘載，於隨師行中聆聽師父的開示及回憶歷史，提到一些教內的歷史、人事及恩怨，更體會到現今教內一些期刊、書籍對歷史交待的錯誤，好幾次衝動想釐清事實之念頭，但礙於當事人現今都是教內之大人物，縱使寫出來，亦人微言輕，徒感無奈，今藉此研討會之因緣，再將長老的出家、受戒、求法，及傳法之因緣一一交待，算是正本清源的一小步，期能還原教內某些事件的真相，並且更進一步瞭解自己的師承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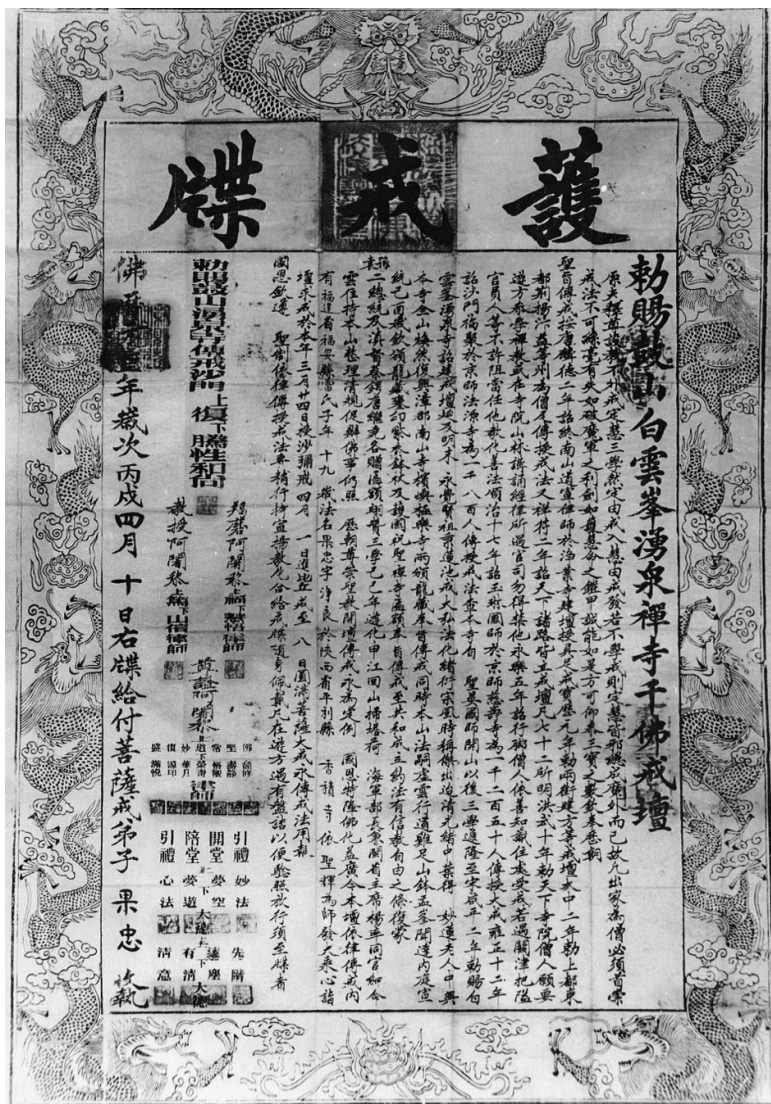
二、淨良長老生平與出家、受戒、參禪歷程

淨良長老，生於民國19年12月16日，字果忠，號壽光樓主、逸雲山人；福建福安人氏，長老師父生長在純樸的農家，父親是虔誠的佛教徒，母親是單純的家庭主婦，上有一兄長亦出家為僧，七、八

歲時隨兄入私塾讀三字經、四書、千家詩等，十來歲懂事後即隨家人上山耕種。因從小喜隨父親至寺院，又對於寺院出家僧眾的生活起居的規律、文雅的談吐及清淡多樣的齋菜而心生歡喜，故於民國35年九月十九日因觀禮其師兄淨聖法師的出家典禮，為其出家儀式而深受感動，因而在父親同意下於福安福慶寺禮清亮和尚座下剃度出家。翌年四月因鼓山湧泉寺傳戒，隨其師兄淨聖法師前往受戒，但年齡不足，又不願只受沙彌戒，在當時鼓山方丈盛慧禪師慈允下，向戒師借年歲，將年僅十六歲的長老報為十九歲，方能受具足戒。出壇之後隨即進入鼓山禪堂學坐禪。

筆者於民國112年應福慶寺住持堅松法師邀請，帶團至福安參加「光風霽月憶淨公——淨良長老圓

寂二周年追思法會暨書法展」時，於早課時不經意抬頭望見大雄寶殿藻井樑上刻著清亮和尚法脈源於陝西省西安香積寺。再比對長老的戒牒內文：「敕賜鼓山白雲峰湧泉禪寺千佛戒壇，原夫！釋尊設教不外戒定慧三學，然定由戒入，慧由戒發；



淨良長老戒牒。

若不學戒，則定慧皆邪，總成魔外而已！故允出家為僧首榮戒法，不可絲毫有失，如破魔軍之利劍，如護慧命之鎧甲，誠能如是，方可仰參三寶之數……今本壇依律，傳戒內有福建省福安縣雷氏子，年十九歲，法名果忠，字淨良，於陝西省平利縣香積寺依聖輝清亮為師，發大乘心，詣壇求戒，於本（1946，民國35年）三月廿四日授沙彌戒，四月一日進比丘戒至八日圓滿菩薩大戒，永傳戒法用報國恩！欽遵聖制，依律傳授戒法，專精行持，



鼓山湧泉寺132代住持盛慧禪師。

宣揚教化，合給戒牒，隨身佩戴，凡在遊方，遇有盤詰，以便驗照，放行……歲次丙戌四月十日右牒給付菩薩戒弟子果忠收執。」

兩相比對中得知，淨良長老剃度的法源上溯至淨土宗二祖善導大師的祖庭西安香積寺，因緣巧合，長老在民國104年於福建莆田傳法時，香積寺現任方丈本昌大和尚聞訊亦前來接法。並每年都電邀長老前往祖庭禮祖，此願，尚待筆者替長老圓滿。

長老鼓山戒期圓滿，即在盛慧禪師鼓勵下進禪堂學習，據長老描述在禪堂乃因伙食較好，但禪堂期間因受其戒兄鼓勵，認為只是禪坐，不深入經藏不能開智慧，於是立志到佛學院參學，即於晚息香一字一拜禮「法華經」，但因緣不具足，老師太盛慧禪師²不放心長老出外參學而作罷，並收編成為盛慧禪師的侍者；直至37年底，因大陸北方不安定，長老之師叔心悟、心然二法師至鼓山向盛慧禪師拜年，並提及欲前往台灣親近慈航法師，因慈航法師到台灣辦「台灣佛學院」，又有自己人帶，且長老又求法甚切，即獲得老師太盛慧禪師允准，而於38年2月26日離開鼓山，27日上船，28日來台，29日至中壢圓光寺向慈航法師報到，來台的目的除讀佛學院外，主要是希望能在佛法上有所啟發。

三、來台參學時期

慧嚴法師曾針對「台灣佛教的源流主要出來鼓山湧泉寺」作過研究，法師引用《南部台灣誌》、《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台灣本島人的宗教》等相當多的資料，指出「本島的教傳自鼓山、西禪二叢林」，及「台灣人欲有相當地位的僧侶，要赴福州鼓山戒，取得僧侶的資格。」³所以，台灣佛教之所以受中國大陸的影響，其源應來自福建鼓山；所謂「鼓山派」是指真正受過具足戒於福州鼓山的僧侶，因他們受過傳統大陸佛教的影響，必須過著茹素、單身的生活。所以對於長老所述當初來台時候的出家人不像出家人⁴，也不足為奇了，因為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日本在台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佛教也難逃皇民化命運，不論寺院或僧侶的生活方式，乃至服裝及儀軌大都受日本佛教的影響，所以當時的僧眾就算不如素，攜家帶眷營運寺院也不足為奇，直至民國34年日本戰敗，到光復後民國42年春天首次台南白河大仙寺傳戒，這期間台灣佛教的發展，正如東初老人描述民國39年的佛教狀況：

在家與出家也沒有明顯的界線，出家不需要

削髮受戒——指一般齋姑而言，甚至龍華派齋堂允許娶妻吃葷。……一個完善佛教僧侶，必須經過律儀教育、叢林教育、佛學教育。……故從根本律儀說，台灣許多出家眾不能目為比丘僧或比丘尼。他們忽視律儀教育的原因，不能不說是受日本佛教的影響。⁵

關於當時台灣佛教的背景，白聖長老（1904-1989）於民國42年春在大仙寺開辦戒壇時，對新戒有如下的描述：

在開堂的第一天，所見一般受戒者，除了幾位熟識的新戒之外，大都服裝不整，毫無僧像威儀，所以痛下決心，立出七條規定，限各新戒在兩日內，決定取捨，否則便要依據規定，予以淘汰。

白聖長老所謂「七條規定」如下：

- 一、必須捨家離俗，具足僧像，方可受比丘大戒；
- 二、出家者，不得穿俗裝，如無僧服，限三日內做成，否則退受居士戒；
- 三、無論出家、在家，須一律投拜僧寶為師，方許受戒；如有拜在家人為師者，



民國41年7月31日台灣佛教講習會成立紀念。

須速改之，否則一律不准受戒；
四、凡受居士戒者，絕對不准收徒；
五、不准寄戒，一律取消；⁷
六、異道前來受戒者，必須宣誓改邪歸正；
七、自受戒日起，絕對禁止煙、酒、茹葷。⁸
白聖長老又說：

僧寶的儀容，極關重要，在戒期開始時，我曾嚴格的指示過，要所有四眾新戒的服裝，必須僧俗分清，在家二眾，除做佛事外，一律不得著僧裝。出家二眾絕對不得再穿俗服。因為本省出家男眾，自日據時期，即多穿俗服，實有違背佛教的制度，所以我在戒期開始時，第一步工作，便是整頓服裝。⁹

由此可知，當時的台灣佛教的環境仍難脫日本佛教的習性，出家男眾大多不穿僧服，外表實與俗人無異，當時出家眾吃肉、娶妻及在家眾收徒的情況，除受日本佛教影響之外，也受齋教的影響，白聖長老在傳戒的第一要務就是整頓僧人的儀容、釐清僧俗二眾，使僧俗有別。民國42年是台灣佛教轉型的一個臨界點，這次的傳戒嚴重影響日後台灣佛教的生態，至此台灣僧眾不婚嫁、斷葷酒、著僧衣、受具戒。

淨良長老就是在那時的時空背景到了台灣，可想而知在鼓山的嚴謹生活，到了台灣受日本佛教的遺風，加上語言上的隔閡，舉目無親，台灣時局動盪不安，長老來台參學之佛學院一再搬遷，從中壢至基隆，再從新竹至汐止，所到之處皆有人舉報其為間諜，而無寺院敢收留，長老回憶那段時期，慈師秉持教育僧青年的原則，吃盡苦頭，用盡心力，尚幸學僧們都學有所成，慈航菩薩圓寂後，都秉承慈師遺志，紛紛應海內外之邀請，廣揚佛法，教化有緣信眾，這是今日佛法得以廣弘世界各地，實乃慈航菩薩之功。對此江燦騰教授曾云：「……彌勒內院的講學事實上由慈航法師獨撐大局，學僧對單獨由少數人主持信心有些動搖，民國40年春李子寬與大醒法師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無上法師的鼓勵支持下，決定開辦『台灣佛教講習會』，這個講習會甫開辦之際……原先追隨慈航法師的學僧為求更好的學習環境與品質，紛紛離開彌勒內院前去講習會。」¹⁰與事實有所出入，因當時長老亦參與其中，筆者亦參訪多位當時內院的學僧，如了中長老、浩霖長老、廣元長老等，據長老們所述，當時會離開的學僧是同學之間產生不協調的問題而起，實非信心動搖或為求更好的學習環境與品質之故，

因為大家都受慈航菩薩的收容關照使獲安寧，感恩都來不及，那裡有背離的事情，雖然有幾位因故離開，但絕大部份的學僧並不受影響，而且仍留在內院追隨慈航菩薩研習大部經教，所以至今仍存在之學僧莫不對慈航菩薩崇仰感恩有加，因為時局動盪不安，許多從大陸逃離來台的僧青年都是慈航菩薩在苦難中收留教養，只能寄情於佛法和慈航菩薩的教導上了。

民國41離開汐止彌勒內院到基隆暖暖金山院最為辛苦，卻也是令長老至今最懷念的時期，因為有眾多同道共住於此，如證蓮和尚、默如長老等，而真華長老亦由長老協助在寺旁築茅蓬禁足用功；而且長老又在那裡收了大弟子常明尼師¹¹，即師父口中的「老大」¹²，後任彌陀寺當家，也是長老來台最護持長老的尼眾法師之一。

註釋

1. 釋恆清：〈現代台灣佛教的善女人〉，《菩提道上的善女人》，台北，東大出版社，1995，頁169。

2. 鼓山第132代住持，見《福州鼓山湧泉寺歷代住持禪師傳略》，台南，智度出版社，民85，頁493。盛慧禪師（1874～1958）福建福安湖口人……師相貌莊嚴，形體魁梧，曾至台灣和南洋……一生為法為人為大眾，貢獻甚多。生活簡樸嚴謹，和光同塵，喜閱藏經，智慧宏深，數十年如一日，師為人曠達，愛護後起，虛懷若谷，嚴潔古風。民國47年十月

- 十日示寂於鼓山湧泉寺，世壽85歲，住山22年，茶毗後，得數十顆晶瑩舍利。淨良長老習慣尊稱禪師為「老師太」。
3. 釋慧嚴：〈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中華佛教學報》9，1996，頁226-227。
4. 拙著：〈淨良長老專訪——抄本〉，頁5
5. 釋東初：〈了解台灣佛教的線索〉《東初老人全集5》，東初出版社，民75，頁23
6. 釋會性：〈憶大仙戒壇懷白公老人〉，《白聖長老圓寂三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能仁家商董事會，1992，頁35。
7. 祝賀恩師八秩高慶禮贊會編：《白公上人光壽錄》，頁303、363。「四十一年冬天，鍾石磐、陳登元等人馳函白聖長老，告稱大仙寺欲秘密計劃傳戒，戒期只有七天，且允許人不到壇，只要繳費掛名即可受戒，所以欲請白聖設法阻止。白聖長老接到消息後，認為該寺傳戒與中國佛教會的傳戒規則不相符，於是去文該寺予以糾正，該寺於接到中佛會公文後，隨即派人至中佛會接洽，商討的結果，是以大仙寺住持開參法師任得戒和尚，大陸來台的太滄法師為羯磨和尚，道源法師任教授和尚，白聖任開堂和尚，負責籌畫一切事宜。」
8. 同上，頁36。
9. 同上。
10. 江燦騰：《20世紀臺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1995），頁176。
11. 闕正宗：《台灣佛教一百年》，台北市，東大，民88，頁154。「【常明】尼1924~1981，俗名陳味，1924年11月11日生於今台北松山，早年學習仙術，參習一貫道，後學佛，於宜蘭礁溪妙釋寺與復如法師申辯長生之道被破斥，1950年起參訪台灣省諸善知識，後入汐止靜修女眾佛學院進修，慈航法師圓寂後，佛學院主事道安法師返松山，因而輟學。嗣後協助其師淨良法師掌理暖暖金山寺，1954年受戒於基隆月
- 眉山靈泉寺，翌年與師弟常慧銜師命於三重長壽街成立「三重佛教講堂」。1961年奉命修建北投彌陀寺，1967年任台北縣佛教會理事長。1981年11月22日圓寂，僧臘三十二，戒臘二十七，為臨濟正宗第五代法脈。
- 但此書同頁指出「【常明】僧（1922~1978），曾任台北縣佛教支會理事長，早年依淨良法師剃度，1954年於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智光法師座下受具足戒，專修淨土念佛法門廿餘年，後任北投彌陀寺監院，1978年十二月廿一日圓寂，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二載，戒臘廿六夏，十二月卅日安奉台北縣樹林鎮山佳淨律寺佛教公墓。」
- 經筆者請示師父及常明師兄之徒演禪師，證實此書以上二段屬同一人，但其後段「僧」字及年代有誤。今更正如下：常明【尼】（1924~1978），1953年修建彌陀寺，1968年任台北縣佛教會理事長，1978年11月22日圓寂。
- 見拙著〈淨良長老專訪——抄本〉，頁9。